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年夏四月

按是月  
戊申朔

己酉皇孫右監門衛大將

軍榮州刺史愔為蘄州防禦使右監門衛大將軍  
貴州團練使右內率府副率惇為榮州刺史皇孫女碩  
人進封永嘉郡主

庚戌戶部言左藏西庫見在錢銀止可支至明日約至

月終闕錢一百二十六萬餘緡乞下權貨務場於入納

到茶鹽并樁管錢銀內預借百司諸軍七月八月分券

食錢同日後來綱運應付支遣從之

日歷四月二日  
庚戌戶部狀左

藏西庫錢銀止可約支四月三日終今刪潤附此百司  
諸軍券食錢每月朝廷於務場應副三十七萬緡狀稱

近已預借到六月未知  
預借起於何年當考

辛亥尚書左司員外郎方師尹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壬子秘書丞劉珙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祝公達並守

尚書吏部員外郎 詔天申節州縣並免排宴以上在

諒闇故也

甲寅紹興府奏以浙東提舉茶鹽司為恩平郡王府第  
從之

乙卯秘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授史浩守尚書司  
封員外郎兼建王府直講秘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  
教授魏志為祠部員外郎兼贊讀一日浩講周禮至酒  
正因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  
膳羞不會至酒正所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

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之膳羞可以  
不會而世子之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  
佩服斯訓

丙辰參知政事賀允中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葉義問  
使北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珙秘書省校書郎王淮  
並守監察御史

丁巳詔以顯仁皇后升祔禮畢親屬於后為子行者遷  
三官孫行二官餘人一官於是進秩者十有四人授官

者三人諸女諸婦封夫人者九人令人三人安人五人

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

陞敷文閣直學士剛中重修成都城是月始畢週四千

六百丈有畸

熊克小歷載剛中  
進職在去冬蓋誤

詔恩平郡王璩恩數

請給並依前宗室士儼例璩奏一行官吏請給乞令紹

興府以上供經制錢支從之

璩奏乞在  
乙卯日

辛酉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言根括到本州民間

開耕荒田七十八萬餘畝自今年為始起理二稅計增

茶鐵錢絹米草共六萬六千六百斤貫匹石東外有荒田四十六萬餘畝據人戶自陳實無力開耕願納入官已依條出賣仍免三年稅賦從之 右朝請大夫沈邦

直知黃州

乙丑詔自今臣僚陳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於都堂納劄子永為例 秘書省正字馮方劉度並為校書郎 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則與皇孫敘賓主而教授居賓位十朋

不可王特為之加禮而位教授於中 崇慶軍承宣使  
安定郡王令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殿  
前司準備使喚李師顏師雄並為閣門祇候二人皆顯  
忠子特錄之 初命戶部於鎮江建康各別儲米百萬  
斛以備水旱助軍食其後鎮江所儲至九十五萬餘建  
康所儲至六十二萬餘至是左司員外郎方師尹言戶  
部及漕司頗有借兌乞令戶部措置補還從之

丙寅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兼知



循州張寧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寧守循州凡十年

丁卯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正將郭振為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用楊存中薦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

成都府玉局觀劉觀充敷文閣直學士觀奉祠里居屢召不至詔觀建炎初為侍從任待制三十年廉靖自守時推老成特有是命右文殿修撰孫覿告老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後三日不行

戊辰進士梅綰特補將仕郎綰韋淵館客投匭自言嘗蒙顯仁皇后許以恩顧故有是命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李道為荆南府駐劄御前前軍右軍統制先是朝廷以彈壓茶寇為詞命田師中遣道以所部五千人戍荆南府至是帥臣劉錡奏改為前軍右軍以道統之於是荆南之戍合錡所募効用為萬有一千然猶未成軍也 右武大夫添差利州路兵馬鈐轄吳

挺為利州東路駐劄御前前軍同統制用都統制姚仲請也

辛未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直祕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 初顯仁皇后既掩攢宮而大理少卿張運因請建立四隅其中皆屬禁地乃撤籬寨而甃城之四隅之內有士民邱墓八百餘判太史局李繼宗謂並在國音風水形勢之間悉合挑去顯謨閣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言其間形勢迫近者不可不去或

地里稍遠山隴隔絕望視不見恐在陰陽家了不相干

乞委太史局再行覆視如無妨礙取自聖裁詔可

張運見請

不知在何時改墻塞作塼墻亦不見降指揮月日此據今年正月八日二月二十日檢察宮陵所狀中所云修

入王師心申明正月五日甲申行下既而檢察宮陵所言紹興府續根括

到墳冢通約一千餘處

正月八日丁亥

太常少卿都民望時為

左司諫請委太常禮官與本府官同太史局公共按視

定奪聞奏庶幾攢宮大事舉合先王典禮不至專徇陰

陽相罔之說

正月九日戊子

乃命權太常丞吳魯偕太史局官

楊彥民往視之魯言已挑之冢九十二未挑者八百六

十四內七百四十五冢相去稍遠崗隴遮映欲依宮陵

故實攢宮近例更不挑移

昭慈禁地內有小墳四所永祐禁地內有六所並不曾遷

改其西北一百一穴彥民以謂依經合挑臣等非陰陽

伎術之流禮經不載難以定奪欲望更加詳定詔本府

更切相度如係崗隴遮映稍遠處亦免挑移

正月二十八日丁未

降旨後二日檢察宮陵所又言竊本府不知經意乞令彥

民等四人與王師心同共相度指示

正月三十日巳酉

既又遣

殿中侍御史汪澈將李繼宗往看定之

三月七日丙戌

至是還

朝澈上奏言攢宮之地舊占百步亦有士庶之墳在其間經今三十年無有議其非者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寸土尺水率入於官而今皆為禁地乃謂其間邱墳盡合挑去何前後之不相侔耶臣書生素不曉方技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禳里子葬于渭南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今七百餘穴皆在禁地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

地氣薰於人情未安乞從本朝宮陵儀制所載民戶舊

墓願遷出者聽令自陳不願遷者仍舊上從之

事祖已見去年

十一月丙午今年十月朔王師心奏準詔遷移攢宮附近士庶墳墓倍給價直已於城下兩縣根刷無用官山

許令就葬與此差不同更當詳考

言者論廣西轉運司昨申明將攝

官四十一闕差選人小使臣其請給比攝官數倍州郡

難以支吾且失攝官榮進之望乞依舊注攝官從之

壬申太常博士杜莘老守秘書丞莘老因對又及江淮

守備上曰卿每言必及此憂國深矣 議者以為川廣

荆湖每歲漕綱至行在者既入浙江即須守閘且有沮淺之患而建康府溧陽之鄧步溧水之銀林皆有陸路止二十里乃舟楫經從之地謂宜於此地置轉般倉兩處中間陸路舊曾開通見有溝港可考問其所廢之由則曰宣州地高每遇水漲無以遏水為患於湖州等處臣謂只當留最高處二三里不必開通以為倉基則般運尤易又言建康上供米自溧陽一夕而可達宜興廣德軍上供米自西安一二日而可至湖州皆於兩浙漕



司撥船般運不數日而可至誠為利便詔江東轉運司相度

癸酉詔建王歲賜公使錢三千緡逐月均給其初除推恩合得承信郎四人令依例陳乞左奉議郎沈樞言

新除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緣常字係父名詔特不回避右朝散大夫曾緯知台州令赴都堂稟議訖之任

丁丑左朝散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言奉詔覆視吉州應賣官田三千六百五十餘頃計直一百

三十八萬餘緡內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十七頃計直  
三十一萬緡乞減價直三分無人承佃荒田山林陂澤  
二千三百四十一頃計直六十萬餘緡乞別行估定從  
之議者謂魏安行虛張其數實非可售之田應南懲王  
傅之罷而不敢斥言之也

事祖已見二十九年十月已卯今年十一月辛巳王傅知

建州明年四月丁丑魏安行罷江東漕

是月詔建王賜字元瓌

玉牒在此月日歷不書

五月按是月戊寅朔己卯御史臺檢法官張闡右正言沈濬並

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濬言新除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覈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遂罷濬言職濬求去乃除知舒州濬補

外是在是月戊子

左從政郎芮擘行國子正左迪功郎陳騫為

國子錄

初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既至楚州因

招集叛亡是日歸明人吳臯率其黨持兵毆關北神鎮

居民為之驚避已而其黨殺之金人尋復東海縣事聞

移光輔江南東路副總管饒州駐劄

光輔移官在六月壬戌日歷不書所

以此據徐宗偃  
兩淮紀實修入

辛巳上書玉堂二字賜翰林學士周麟之麟之奏依淳  
化故事就都堂宣示宰執仍以石本分賜侍從館閣官  
從之 左從政郎新紹興府府學教授徐履右從事郎  
陸游並為勅令所刪定官游山陰人也 太尉知荆南  
府劉錡兼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領殿前都  
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  
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

鎮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  
制以廣屯備朝廷從之荆南府江州勦軍自此始 忠  
訓郎趙夔趙庚並為閤門祗候二人皆密子特錄之  
詔建王府官吏各轉行一官資白身人補進武校尉  
故左太中大夫李椿年曾開各與子孫恩澤一資以吏  
部言寄祿皆侍從坐責死其遺澤當取裁也

初給事中王晞亮詳議薦舉縣令事

事祖見二十九  
年九月壬辰

乞

以山陰等四十縣並堂差卿監已上薦舉之人京官任

滿無遺闕與減二年磨勘選人到任及一年與循資任滿無遺闕與減改官舉主一員如政績優異許監司郡守同銜奏聞別與陞擢癸未從之

甲申編管人前直秘閣汪召錫死於容州

乙酉初置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一員以殿前及步軍司兵各三千人馬軍司及新招兵各二千人隸之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前軍都統制戚方為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江州  
荆軍

及戚方除命日歷全不見但於此月庚寅書馬軍司奏  
依已降指揮撥官兵三千人前去江州辛卯又書殿前  
司奏依已降指揮差官兵三千人前去江州步軍司奏  
都統制戚方已差江州駐劄其闕未差人乞差張玘充  
本軍統制而趙姓之遺史方除江州都統在此日今從  
之王曦撰楊存中神道碑云王建言荆南九江各置都  
統制以全隊從之成卒皆三衙分遣他司率汰羸弱以往  
王獨以全隊精銳行按荆南荆軍乃是劉錡先募効用  
六千人又馬軍司遣戍千人鄂州移屯前軍五千人既  
又以贛州左翼循州摧鋒軍隸之未嘗於三衙分遣循  
贛兵雖隸殿司其實但遙為節  
制碑蓋有所緣飾也今不取

丙戌出內庫銀十萬兩下兩浙轉運司糴馬料大麥

初直祕閣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李植以巡歷過行

在言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  
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  
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此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  
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鑄  
六十萬緡乃暫時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為額事下  
工部至是本部言若依所乞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  
五十萬緡為額從之

戊子賜江東轉運司銀七萬兩糴大麥二十萬斛 殿



中侍御史汪澈言攢宮四隅之內良田千畝耕植盡廢非惟可惜亦恐將來山林翦密人迹不通為虎狼窟穴盜賊潛伏之地乞募民承佃歲收米斛可給衛卒數百人猶有餘饒又乞做典故命官兼陵臺令凡攢宮公事盡以委之詔禮部太常寺議其後紹興府按視得良田八百餘畝請以付泰寧寺捐其稅量納官租以贍衛卒其餘皆與之

得旨  
在七月  
辛丑  
今併書之

仍令會稽知縣兼帶主管

攢宮事務

初金主遣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等來賀

上生辰命權工部侍郎黃中充接伴使榮等當謝錫宴  
故以天暑為辭欲拜宇下中持不可乃拜於庭中是日  
榮等過平江欲觀姑蘇臺百花洲非例也中許之  
此以中墓

誌及國信  
所狀參修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  
密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初義問入北境見敵已聚兵  
有人犯意及還密奏敵人以剋剝不恤為能以殺戮不  
恕為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為如燕京已劇壯麗而

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  
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盡而任契丹出沒太  
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  
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  
京且造戰船敵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  
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  
官軍不可雜處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藉海食之利能  
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

濟今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  
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  
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敗盟其兆已見今不  
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慮之術其一  
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  
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  
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敵謂我和

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

上嘉納之

熊克小歷載楊椿四策於紹興三十一年四月蓋因陳良祐撰椿墓誌書此事於除參政

之後而椿以是年三月執政故也然劉寶紹興三十年十月已罷鎮江都統則非執政後所上明矣詳考良祐

所書有云三十一年拜參知政事未幾朝廷再遣樞臣

葉公義問報聘歸言金已聚兵境上公語左僕射陳康

伯云云則椿所議實在此時而良祐誤記之也又按康

伯此時為右僕射而左相乃湯思退不知何以全不與

聞當考殿中侍御史汪澈亦條陳利害曰慮之有素則

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為

龜鑑今舊將自和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祿坐而寵

榮養成驕志朝廷宜有以攝其心服其氣戰士以伎藝  
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  
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關心而樂為用文武職事平居常  
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人則悟其無有當務選實才  
不宜泥資格視閱閱緩急非有益議者謂三者皆當今

急務

中興聖政龜鑑曰安石既去而珪確之行新法自  
若也子厚既去而曾布李清臣之紹述自若也主

和誤國固檜之罪今檜死矣改圖可也而當國者執政  
如初是一檜死而一檜復生也紹興末年逆亮新立營  
汴久矣湯思退沈該之徒豈不知金將有叛盟之志特  
恐和議敗則張浚之徒進而已復退此其用心是即秦

檜之用心也張浚論事而二相笑以為狂且加竄斥至  
紹興二十九年孫道夫使金回言金將求釁於我未幾  
黃中再使回又言金治汴兵矣不數日可至淮上而時  
宰且詰之曰沈少監歸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而不之  
信王綸阿附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而湯思退遽爾  
稱賀此正趙子砥所謂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  
待和也及至葉義問使還見金已聚兵有入犯意於是  
右僕射陳康伯言敵謂我和滋久兵備弛其南牧無疑  
因條上兩淮守禦之策而遣將命帥始皇皇焉吁二十  
年講和之久張俊岳飛往矣解潛吳玠死不復生劉錡  
顯忠擯不復用意其類敗廢棄之餘無復英銳果敢之  
氣而一日分屯列戍四川則有王剛中襄陽則有吳拱  
江淮則有劉錡海道則有李寶蜀則有吳璘姚仲王彥  
江則有戚方王權李顯忠雲合響應氣勢翕張則知人  
心忠義雖更秦檜銷鑠之餘而亦不能使之泯沒也

是日大雨於潛臨安二邑

山水暴至夜安吉縣洪水作居民屋廬多壞人死者甚衆後四日詔轉運司賑卹之其田決為溪者蠲其稅壬辰太常丞吳曾特降一官先是曾奉詔與太史局丞楊彥民等按行攢宮地彥民等妄乞挑去民間冢墓曾依隨奏聞故黜之

癸巳左奉議郎任文薦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修武郎姚公興為右武郎公興仲子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監登聞鼓院王直中奴事丁



禩嘗知金壇縣彊取士人家書畫古器以奉王曦詔放

罷北使之過淮浙州縣也居人皆闔戶不出使者以

為言國信所奏其事詔尚書省行下並毋得閉門趙姓之遺

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也自入境有克悍之狀過平江秀州舟中以弓矢射夾岸居人

官司莫敢誰何但報告居人闔戶而已不知即此年事姓之誤繫之明年或自是兩事也姑附此當考

白身人林觀特補承信郎時海賊陳演添等掠高雷境

上觀為所執既而殺演添及其黨聚被掠者九十餘人

歸南恩州故有是旨

乙未直秘閣新京西轉運判官王柘知江州上以江州  
新成大軍兵民雜處故選柘守之左朝散郎知隨州  
蔣汝賢為京西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常平公事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輔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  
榮副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  
北使見紫宸殿設黃麾仗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  
吉不設仗既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侍燕榮等望見聳  
然曰此為建王邪竟夕不敢仰視

戊戌天申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喪制未終不用樂初上以在諒闇欲不受禮而羣臣援景祐故事請之榮行復命黃中送伴還言敵日繕兵不已且其重兵皆已南下宜有以待之

庚子右迪功郎勅令所刪定官王秬特改右承務郎令後省召試秬以薦對故有是命既而秬言朝廷久無此

例力辭乃以為樞密院編修官

秬除祕編在六月癸酉

辛丑祕閣修撰知明州張偁提舉台州崇道觀從所請

也

壬寅特進沈該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明州仍令該疾速便道之任

癸卯左中大夫湯鵬舉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甲辰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

乙巳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戚方入辭上諭以淮

西民兵事

事見三十九年十二月

方乃遺官籍以教之自蘄州始

而蘄州守臣以為不便奏罷之遂止

丙午寧武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吳蓋為太尉

六月

按是月  
丁未朔

戊申宰執奏殿前司申明州水軍內福建

秋蘆延祥兩寨効用軍二年一替今到軍年餘方知紀律欲候滿日更留一年上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二年一替軍人望之久矣今將及期而改是上失信而下失望也遂令更戍如期

庚戌用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議復令權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據闕子三百萬緡為楮幣張本淮東

總領所四十萬緡准西湖廣總領所各百二十萬緡平  
江府宣州各十萬緡聽商人以錢銀中半請買 右朝  
議大夫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李邦獻特降一官  
邦獻在江西舉吉州軍事推官郭珣瑜改官濫格為吏  
部侍郎洪遵所劾故有是命 右通議大夫林入卒詔

特與恩澤一資用吏部請也

日歷於正月四日辛巳先書吏部取旨與入遺表恩

澤而乃於六月三日庚戌方立傳必有一誤或可移此併曾開李椿年與恩澤兼書之

壬子監察御史王淮守右正言 忠訓郎戚世傑成忠

郎戚世顯並為閤門祇候二人皆方之子也

甲寅左奉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任盡言

與宮觀以御史中丞朱倬論其託詞攘闕也

事見今年三月丁亥

乙卯殿中侍御史汪澈言通判平江府劉敏求嘗自言  
年一百八歲設或妄誕亦不下八九十宜優與祠祿俾  
之就閒詔敏求與宮觀理作自陳

丙辰右武郎吳掖為右武大夫掖挺兄用其父璘所遷  
官回授也 己未直敷文閣知揚州魏安行為江南東

路轉運副使 左武大夫武康軍承宣使權知廬州劉

綱移知揚州 直秘閣知蔣州龔濤知廬州 右朝奉

郎淮南路轉運判官張祁直秘閣

辛酉昭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曹勛提舉萬壽觀免奉

朝請

壬戌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上謂宰執曰朕始見此法未深曉其意使出人主一時恩宥人猶不測著為定法是教之逃也因顧王綸曰卿解之否蓋不如此



即此曹聚而為盜始知祖宗用意深遠 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陳俊卿為監察御史 左朝散郎知處州葉

顥移知常州 敦武郎監盱眙軍淮河渡郭貫之為兩

浙西路兵馬都監 忠翊郎夏俊監盱眙軍淮河渡

此本

不必書為欲見夏俊取泗州事始俊被差  
月日不見於日歷因郭貫之改除遂書之 賜江州都

統制戚方軍中錢二十萬緡銀布各五萬匹兩為回易

本

癸亥少傅瀘川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遷

少師仍舊節致仕給真俸忱仁祖之甥再世位將相子登從列孫女為皇孫愔婦故恩數視戚里特優焉

乙丑閣門祇候劉士元為武林郎士元寶之子也

丙寅上謂宰執曰歲方六月禾稼未登聞已催民間積欠可令諸路轉運司徧下州縣候秋成日催理庶幾民不告乏湯思退曰陛下恤民一至於此天下幸甚處州麗水縣童子楊富老七歲喪父哀慕不已夜則露卧冢前不避雨雪州上其事于朝詔賜束帛

丁卯國子監主簿薛良朋為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

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張掄

知閣門事

戊辰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直秘閣知眉州計有功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己巳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董仲

永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

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綸引

疾求去故有是命

辛未戶部奏下湖廣總領所取撥江西折帛經總制錢各二十萬緡廣東湖南經總制錢各五萬緡江州轉般倉取撥樁管江西上供米六萬石並充江州戍軍支用從之仍令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往江州應副

折帛錢及

米三萬石乃五月辛卯科撥今併書之

壬申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李師顏知夔州師顏初用楊椿薦召還未至而

有是命 降授左中大夫沈調復左太中大夫以期叙也 故太尉武泰軍節度使郭仲荀贈開府儀同三司仲荀薨十五年矣至是其孫成忠郎永茂投匭自訴故錄之

癸酉翊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吳琦知巴州

丙子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魏志卒

秋七月

按是月  
丁丑朔

戊寅詔明州水軍三百人戍崑山黃魚

梁巡捕漕船作過歲一易初命鎮江軍中遣戍而都統

制劉寶不奉詔故更發馬

此據寶劾疏

左武大夫武康軍

承宣使新知揚州劉綱卒

已卯上謂輔臣曰劉綱在淮西團結民社措置有方未到揚州聞已物故深可傷憫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對曰臣採之衆論有許世安可以代之臣近招與語其人病體已安議論通曉必可倚仗上曰世安老将與成閔王權等輩向甚立功頗得淮南人情且除淮東總管因令權知揚州觀其措置民社事然後用之尋賜綱家銀

帛二百匹兩

辛巳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揚州駐劄

壬午尚書禮部員外郎洪邁兼國史院編修官 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俱並復所貶秩

乙酉詔諸路禁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臣春秋遣將官巡行按試 右承議郎知通化軍康杉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武顯大夫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權

知荆門軍魏震移知鼎州 右朝奉郎監饒州浮梁縣  
景德鎮稅務莫濛知通化軍 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  
州崇道觀姚岳知荆門軍

丁亥初立大理少卿拘催贓罰錢減年格舊贓罰錢旬  
輸左藏庫至是少卿張運視事數月所輸至二十萬緡  
言者乞比附諸州守貳起發無額錢例推恩故有是旨  
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權尚書戶部侍郎

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黃仁榮陞直敷文閣知臨安府



給事中王晞亮與外任以殿中侍御史汪澈劾其素無廉耻在瑣闥踰年無所封駁故也晞亮乞宮觀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庚寅直秘閣知鎮江府鄭作肅主管台州崇道觀作肅與劉寶不協自請之也直秘閣知衢州趙公偁知鎮江府右承議郎提轄行在雜買貨務葉林罷林著子也中書舍人沈介言林乃蔡京外孫雖陛下天覆地載推罪不相及之恩亦豈可使之官於天朝遂罷其命

壬辰尚書左司郎中方師尹罷師尹兼點檢贍軍激賞  
酒庫奏辟右宣教郎新知海鹽縣何侑等三人為監庫  
官侑等皆新改京秩右正言王淮以其不當辟奏劾之  
且論師尹奮由武弁素無廉聲於是師尹與三人皆罷  
癸巳直秘閣徐度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直敷文  
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陞直顯謨閣  
詔太常博士朱熙載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儀鳳左奉  
議郎新知巢縣許必勝並召試館職殿中侍御史汪澈

言必勝乃張常先之客遂罷之其後熙載儀鳳皆以久

去場屋辭乃以儀鳳為國子監丞

儀鳳除監丞在八月己巳

甲午右中散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弗直秘

閣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直敷文閣知舒州

王珪主管台州崇道觀珪初除福建路提刑而中書舍

人沈介論珪頃在紹興與曹泳為詩酒之游薦之秦檜

召攝宰事檜死泳遂珪失所恃附湯鵬舉濫陞御史逮

鵬舉之遂陰令其子與珪交通將有所誣陷賴聖明洞

照亟有奉常之除其謀遂寢珪不自安方引去出守龍舒

政績無聞乃有是命

日曆王珪罷闕憲於三十一年七月己丑復書之蓋重疊錯誤也

乙未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周麟之言臣聞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竊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冊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法官有所畏忌止與成法並立條目不與成法同今遂與成法並行以理推之誠為未允望令諸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令勅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

清從之 威武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總管張  
淵移淮南西路副都總管兼權知舒州 左朝散郎新  
知舒州沈濬移知徽州

丁酉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  
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為兩淮形勢在今危急荆南劉錡  
則均襄隨郢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  
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戚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

李顯忠則龍舒無為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用簽軍簽軍本吾民也其肯為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歲未動乞以江淮一帶遴選武臣為守

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御史中丞兼侍講朱倬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庚子初令純州平江縣民戶結保打量實耕田畝赴官自陳每畝輸稅米二升四合仍置砧基簿有不實許告賞始用羅孝芬奏也 孝芬所奏在二十八年正月 權工部侍郎黃

中言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

之詔工部每季輪差官一員檢察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四月末又云不

報蓋不考之日歷也

左朝議大夫知黃州范滂移知池州

辛丑浙西諸司言右通直郎知鹽官縣胡堅常治狀為

一路之最詔特轉一官俟任滿日取旨陞擢堅常晉陵

人也 左迪功郎太學博士鄭聞為左承奉郎聞以大

臣薦對故有是命 成忠郎殿前司準備使喚都遇為



閣門祇候添差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以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敷文閣待制陳正同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超言其智謀才力可率士衆也

壬寅詔太常悉以行在職事官侍祠勿用兩銓在選者用禮部員外郎洪邁奏也國家自近歲大祀五十有五中祀四小祀十有四云

癸卯詔以郡守多闕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嘗任通判治狀顯著者二人又趣郎官以上依新制舉縣令左

朝請大夫淮南轉運副使董將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  
觀以疾自請也 初漳州羣寇數十人犯興國軍城下  
白晝殺掠官軍不能拒土人免解進士吳堯獻率家丁  
捕斬之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于朝下帥臣覈實至是以  
堯獻為右迪功郎

甲辰詔戶部科降銀錢一百二十五萬緡令兩浙江湖  
六路轉運司置場市軍儲通去年已糴數為三百萬石  
是月加封伍員為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丁未仁壽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吳榮穆王女也  
戊申權禮部侍郎宋棐等言季秋大饗徽宗皇帝於明  
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來屢行大饗明堂而所設從祀  
不同今若依皇祐廣設從祀竊慮其禮稍煩在孝饗疑  
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畧在昭報疑  
若未稱今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  
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從之 資政殿學士新知

福州王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庚戌言者論諸軍揀汰多不實上以問宰執朱倬曰近來諸軍招填難揀汰甚易上曰老病不堪帶甲在軍蠶食則揀汰之今皆緣請托以求脫去負數猥多坐食諸郡無以贍之其間又有武藝精而尚堪用者亦可惜乃詔委總領所保明樞密院審實之直顯謨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先是之望與續戚皆為臺諫所薦而葉義問又於

上前力稱之望之才遂召赴行在或忌之乃有是除

辛亥詔內侍吳因於左藏庫取錢九十千充九月十七

日淵聖皇后生辰齋千佛等使用

此事本不須書以自建炎以來未見淵聖

皇后典禮故表出之

左朝請郎強友諒知蔣州友諒淵明子也

淵明錢塘人故資政殿學士

武功大夫知濠州劉光時領英州刺

史

壬子詔自今州縣官犯入已贓及用刑慘酷令刑部具失按察官姓名申尚書取旨即有隱蔽令御史劾之

右朝請大夫荆湖北轉運判官王趯為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罷盱眙軍榷場給商人闕子牌號仍舊印臂及給甲帖二事皆前守臣楊抗所劾言者以為阻節客貨故也

癸丑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中特轉一官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為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 秘閣修撰知平江府朱翌知饒州周執羔並復敷文閣待制 直龍圖閣

知太平州周葵直龍圖閣知宣州凌景夏並充集英殿  
修撰 左朝散郎知信州徐林充秘閣修撰 左宣教  
郎李浩為太常主簿 端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于  
潭州

甲寅復以四川當起經總制錢五十萬緡賜總領所為

增招軍兵之用

成都府路十二萬潼川六萬利路九萬夔路三萬此據總領所財賦冊

起居舍人葉謙亨知撫州謙亨本湯思退所薦至是以  
他執政亟稱之思退疑焉故出之 少師領殿前都指

揮使職事楊存中上故左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孫翊及其子武德大夫嵐石路統制軍馬昂死節狀于朝詔贈翊昭信軍承宣使昂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以其事付史館

丙辰上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用在人不在車南北異宜木性亦異如大舟以荔枝木為棹北方絕無而造車多用榆木南方亦少况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何所用卿更宜精思湯思退曰謹遵聖訓直顯



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乞以私販敗  
獲之人配隸諸軍無使放縱上曰私販之禁非不嚴備  
第官司奉行失信耳朕聞私販多以大風雨夜用小舟  
破巨浪潛行般置巡尉素不諳熟豈肯冒不測之淵以  
冀賞給哉使所捕者皆此等輩當賞不踰時以示之信  
若其圖升合之利以為活亦可恕也戶部乞申嚴徒配  
舊法行下上從之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陳康伯上參附吏部勅令格式七十卷刑名疑難斷例

二十二卷翌日上謂輔臣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  
吏部無所遵承今當一切以三尺從事不可復令引例  
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清矣 殿中侍御史汪澈守侍  
御史監察御史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秘書省著作佐  
郎陳之茂為監察御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宋棐充集  
英殿修撰知紹興府 戶部奏歲撥利州路經總制錢  
十萬緡江西茶引二十萬緡通六月辛未所科為八十  
萬緡以備江州屯軍之用從之

丁巳尚書吏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洪遵為翰林學士  
兼權吏部尚書 中書舍人沈介試吏部侍郎 宗正  
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 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員  
外郎虞允文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權尚書刑  
部侍郎黃祖舜兼權給事中 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兼  
權樞密都承旨 降授右朝散大夫王珏復所降一官  
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洪遵汪澈奉詔薦珏  
可任郡守又言珏兩為漕臣民歌其政真州之罷人以

為寃而遵所薦尤力故復用之

已未言者奏國家因陳亨伯建議始立經總制錢多出於酒稅頭子牙契錢分隸歲之所入半於常賦自紹興十六年因李朝正上言專委通判拘收通判既許自專因得盡力於是歲之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無何議者妄有申請始命知通同掌通判壓於長官之勢恣其侵用迄今九載歲虧二百餘萬緡望復委通判拘督從之 詔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特與一子下州文學

以列曹尚書侍郎楊椿等八人言其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故相已死乞錄之也

辛酉湖廣總領所言昨降一合同錢闕子三十萬緡賣錢椿管今已踰歲所賣僅二萬緡乞支末茶長短引兌易從之

壬戌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為左金紫光祿大夫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詳定一司勅令陳康伯為左正議大

夫皆以進書恩也

甲子右朝奉大夫陳良翰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既而侍御史汪澈言良翰頃居棘寺阿附秦檜戕害良  
善持節江東公行賄賂其妻內通關節人謂之女提刑  
使居遠方民何所愬遂寢其命

良翰放罷在  
十一月丁丑

初資政

殿學士張燾為吏部尚書奉詔舉修武郎兩浙西路兵  
馬都監武鉅可充將帥至是進呈上問鉅知書否湯思  
退曰鉅議論過人深達文義上曰武臣知書方曉民事

可令籍記俟邊郡有闕則命之

乙丑皇叔復州防禦使士周為宜州觀察使士周仲偃子以積閹遷也 左宣教郎莫濟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丙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賀允中入辭 宗正丞趙廕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戊辰詔諸路犯罪合編管人不得配隸行在五百里州軍用秘閣修撰知信州徐林請也

庚午大理寺丞蔡洸面對論猾吏擾民之弊詔趣諸路

監司裁定吏額來上違者令戶部劾之

辛未皇叔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士街為安德軍節度使

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諜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祖禮告急于朝廷

此據徐宗偃兩淮紀實

先是金主亮命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

蕭德溫計女真契丹奚三部之眾不限丁數悉簽起之



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伊勒希一  
正軍以一伊勒希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  
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令吏部侍郎高  
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簽軍使每  
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為二十七  
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為穆昆千戶為明安萬戶為統  
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  
人者懷正會寧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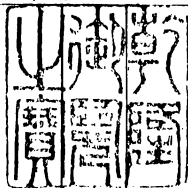
此以宋翌金亮本未張棟正隆事  
迹參修但棟稱至十月宣差始定

今從翌所記聯書之范成大攬轡錄  
稱高懷正大定人大定即會寧也

左朝請大夫江

南東路轉運判官孟處義移知衢州

癸酉秘書省校書郎馮方兼國史院編修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伊勒希

原書作阿里喜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穆昆

原書作謀克誤今改正

明安

原書作猛安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焜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光緒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年九月丙子朔直敷文閣知閩州王濯提點  
成都府路刑獄公事用臺諫前薦也

丁丑左從事郎鄭升之行太學錄升之為台州軍事推  
官宋上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薦其才召對改京秩而升  
遷以未歷考任固辭乃有是命 右迪功郎新廣西南

路提舉鹽事司幹辦公事李鼎臣言廣西買馬歲額增損無定沈晦為帥一年所買至三千匹今率不及二千匹若欲買千騎且以中價計之亦不下十餘萬緡况皆本路諸州上供錢買銀每兩三四千其折與蠻夷每兩二千而已折閱太甚伏見廉州白石場歲額賣鹽六百萬斤已自有餘而雷化諸州運赴白石場積而不售者尤衆願令帥司同鹽司相度般運於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為有用也詔兩司疾速措置

十一月辛巳上云昨李鼎臣上



書言鹽博馬利便十二月二十八日鼎臣請辟海外四州守臣繫此銜熊克小歷載此事止云言者蓋不詳考

也

武德郎福建安撫司水軍統領鄭慶為武義大夫以本路帥司言慶任統領十八年防扼海道無虞故也戊寅直敷文閣知臨安府黃仁榮以母憂去官

己卯權尚書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知臨安府長寧

軍言夷官武經大夫西南蕃都大巡檢使落郎身亡乞以其子判孺承襲詔以判孺為武畧郎充都大巡檢使仍以鹽綵賜之戶部言大軍歲用馬料今江浙諸路

和糴米多乞令逐路轉運司以上供米增折馬料舊米一斛折納料二斛至是令兩浙路增二十萬斛江東西各增十六萬斛內平江鎮江建康府鄂州各十萬荆南府六萬宣池州各二萬從之

庚辰太常少卿都民望卒以嘗任諫官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急見事

八月自高郵以驛書遺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飽諳壬寅覘邏者之情偽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遣固不一矣要

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於泗  
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髣髴信實蔑然且若東  
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恭斂一唱百和犯死求生而候  
者闕然有興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向之說遂  
重煩朝廷憂顧宗偃獨以為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  
自六月以來日聞發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  
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  
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

造秘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考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於朝廷人情恟懼宗偃亦以為不然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再犯京闕洵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詭也伏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

田或為牧放添增防托遣數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俟之  
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  
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具命大  
臣護之以為緩急調發揀應之用則敵騎猝來吾蓋有  
以待之矣若信規邏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  
於中興之世也切聞朝廷防慮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  
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  
料角之上可為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以一二十舟障

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伏惟特賜采擇

辛巳右諫議大夫何溥權工部侍郎黃中並兼侍講

壬午右正言王淮言兩淮間多私相貿易之弊如茶牛及錢寶三者國家利源所在而皆巧立收稅肆行莫禁茶於蔣州私渡貨與北客者既多而權場通貨之茶少矣牛於鄭莊私渡每歲春秋三綱至七八萬頭所收稅錢固無幾矣若錢寶則有甚焉蓋對境例用短錢南客

以一緡過淮則為數緡之用况公然收貫頭錢而過淮者日數十人其透漏可槩見矣帥憲通知相與掩蔽望

詔多方措置革去宿弊從之

淮金華人師心猶子也

左承議郎

知道州季南壽言本州在湖南最為小郡地不過六百里民不過四萬戶舟車不至商賈不通其民樸野惟農桑作業米一升八錢絲一兩百二十衣食之餘質錢輸稅僅足者無幾民之窮乏莫甚此邦而大禮錢科取重舊額每椿管二萬九千餘緡自紹興十年以後增至五

萬三千餘緡諸縣白撰名色漁奪民財莫不嗟怨今以  
鄰州較之衡州稅米十五萬斛所科大禮錢三萬五千  
餘緡郴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所科九千六百餘緡本  
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視衡州不及六分之一而大禮  
錢幾倍之其為不均莫甚於此詔本路轉運常平司以  
本州稅米數目比較鄰州減定自今毋得增科 右朝  
散郎知楚州周淙移知盱眙軍 右朝請大夫新知黃  
州沈邦直移知楚州



癸未右朝請大夫新知復州吳順之移知靖州 武德  
郎知石泉軍董誠移知復州誠劉錡子壻也先是李文  
會王剛中王之望王弗及夔州路提舉官王适皆舉誠  
可備邊帥上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乃與邊郡仍令籍  
記以備他時選用 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  
乞戰馬詔以蜀馬八百與之

甲申百官入朝罷舞蹈以近顯仁皇后小祥故也

丁亥詔申嚴銷金銅器之禁時行在之人復有鬻二物

於市者論者以為貴近導之乃令官司嚴切覺察 左  
朝請大夫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梁仲敏行監察御史

侍御史汪澈言吏部員外郎祝公達狡狠躁競凡銓曹  
之事懵然不曉刑部郎中黃子淳闖茸鄙俗務為刻薄  
貪賄徇私詔並罷 帶御器械李寶為淮南西路馬步  
軍副總管兼權知黃州 初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著令  
諸休務假一歲之間百司七十有七日天下之務萃於  
朝廷非百司比而比年朝廷假故多於百司三分之一

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入省者乞檢照祖宗典故裁定  
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事下給舍  
議是日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黃祖舜等言乞今後  
宰執過局觀書及為北使除館皆以食後即宰執初除  
授告正恭謝惟本廳不入堂諸廳皆入上元止賜告一  
日應歇泊賜假遇休務者不別理其吏戶兩部官候他  
司出局畢然後出局從之

己丑左朝奉郎知婺州章廈與在外宮觀殿中侍御史

陳俊卿言屢以佞邪持媚竈之術致身政地饕竊過當  
其在言路專與大臣為支黨濟其喜怒以害善良今典  
名藩偃然以前執政自大漫不省事民無所訴故有是  
命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  
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  
劄兼副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  
人詔平江守臣朱翌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  
道者副之寶先除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尋以解帶息

陞宣州觀察使寶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効用千人詔

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

十人自隸皆從之

馮忠嘉海道記云紹興庚辰金主亮謀入犯大治舟師高密欲陰從海道

徑襲浙江諜者得其實以聞上召宰臣問以備禦策方

紬繹未及對上遽曰卿等無先定謀耶朕自議和之始

連今二十年寢食不忘此敵故練兵擇將修車馬輯船

艦江淮荆蜀備已全具此卿等所共知惟是海道朕亦

有以處之顧衆意何如耳宰臣再拜懇請上曰帶御器

械李寶往嘗陷敵自拔身俯海道來歸召對慰撫詢以

此中事歷歷如數一二且其器局方重出語忠壯以一

介羈旅脫然還朝廷陞殿陛對萬乘無分毫沮懾此必

能辦事者今以為宣州觀察使總管淮西蕪知黃州乘

未發卿等為朕亟留計之翌日對便殿果如上旨改授

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且令與其守臣督  
護海船為捍敵計按忠嘉所云恐不無潤飾今併附此  
寶轉觀察在此月丁酉乞  
招軍等在巳亥今併書之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范如圭卒

壬辰右朝請大夫新知楚州沈邦直復知黃州 右朝  
奉大夫新知郴州王彥融知楚州彥融家子也

癸巳以顯仁皇后小祥前一日輔臣及待制觀察使宗  
室遙郡防禦使已上入奠於慈寧殿

甲午小祥上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文

德殿門進名奉慰退行香於仙林普濟寺

丙申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自罷宣撫司背嵬一軍發赴行在欲補置二千人仍以制勝軍為名詔許旋招武勇効用勝捷吐渾共一千人為之

丁酉罷內侍省以其事歸入內侍省

日歷但於十月戊午書內省條

具前省併廢事件今依會要仍書併廢之日

臨安府言今年收養乞丐提

舉常平司已撥到米二萬七千餘石別無可用之錢戶部乞於常平司取撥浙西諸州未起坊場七分寬剩錢

十二萬緡應副從之

存此以見歲給  
貧人錢米數

戊戌宰執請上御吉服上曰朕本欲終三年之喪卿等既以故事有請須改朔而後可感愴久之

己亥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顯仁皇后小祥乞用崇寧故事孟冬行親享景靈宮之禮從之

庚子敦武郎權閣門看班祇候曾覲為建王府內知客壬寅太學錄周必大太學正程大昌並為秘書省正字以學士院召試合格也館職復故事召試自此始上覽



必大策大善之諭輔臣他日當令掌制大昌休寧人也  
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面對言臣聞道路洶洶咸謂  
敵情叵測有巢穴汴都窺伺江淮意廟堂之上帷幄之  
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然議者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  
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  
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謀國之術亦  
踈且殆矣自建炎至今敵未嘗不內相殘賊一人斃一  
人出昌嘗為中國利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今日禦敵

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出孰能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間西夏叛命用韓琦范仲淹有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元昊臣服皇祐中富弼文彥博並相搢紳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邪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

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內外  
士夫軍民口無異詞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  
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者今反投閑置散  
無地自効或者於為郡以泯沒其身內為讒邪之所媚  
嫉外為敵國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  
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  
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計陛下縱未  
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

以無西顧憂矣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十朋又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又人主攬權之弊唐自中宗權移房閹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妻驕主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姦臣外則移於藩鎮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成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偷安瓜分土壤

以授叛將繼以德宗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權歸閹寺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重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

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亂形於外臣  
竊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  
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  
有也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國用日蹙私室愈富  
三家弱魯田氏盜齊殆不過此夫樞密號本兵之地號  
令節制天下之諸將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  
甘心其後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  
號令之耶其子弟親戚咸居清要臺諫論列朝廷必委

曲覆護俾其言卒不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笑李  
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縛  
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正衙抨劾祐自謂膽落於  
溫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  
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至若清資橫加於噲伍  
高爵濫及於監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不減唐之監  
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  
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

皆非治世事陛下自總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竄逐猾  
闖天下尤服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得此失彼者可不  
深懲痛革之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  
門塞僥倖之路監漢唐而斥近習懲齊魯而抑強臣不  
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自秦檜扼塞言路士風  
寢衰及上總攬萬幾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  
務緘嘿至是十朋與校書郎馮方正字胡憲查籥太常  
寺主簿李浩始因轉對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



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焉 吏部侍郎沈介上封事曰臣  
竊惟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為急顧今大患有二一  
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不能去雖備敵將有  
所不可也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  
也守也征固力所未能和則理難必恃亦守而已今邊  
候之書若有所聞則廟堂之上焦然以為憂色動而慮  
亂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臣願陛下與大臣  
斷為一定之論必專為守無復異論又必一一而講之

曰地孰為要可以宿兵將孰為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陳糧謹於庾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何謂威令不行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廷命取劉寶軍二百以為黃魚塚之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可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衙之卒文符既下却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密亦未聞議其罰者萬

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為指臂之用詎可得乎臣願陛下  
明諭大臣無多為令無輕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  
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  
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  
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心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  
士臣聞之善御將者莫若高祖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  
角材豈可同年而語而實齒公台握兵柄至二十年志  
得氣盈傲視朝廷彼其至此果何道耶不過掠軍士之

廩以利其贏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既富矣於是為市寵媚竈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為之囊橐以利其貨為之遊談以久其權士大夫平昔號為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昌言於朝者豈其陰謀固結卒不可破必勝而後已為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之獻自然畏威聽命若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得乎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兵大則滿千小則數百使之訓練才之能否將不可揜自通和之後

訓兵之政漸弛今之諸將運土木以為技巧豈復使之  
執兵操竒贏以行貨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習戰緩  
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  
言哉臣願陛下萬幾之暇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  
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閱武為事召二三大將諭以  
至意俾各條小校之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肄  
之以藝責之以日月而訓齊之軍為幾校校習何藝陛  
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而嚴其誅賞不過一歲不

患不為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况守備乎邇者敵人驅數百萬之夫為城汴之役觀其舉措甚異臣謂及其未徙也為計以奪之氣建康北距長江古為都邑謂宜急下明詔為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先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強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國家承平日久崇尚禮義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顧於今日之用似未盡也朝廷之上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治郡縣臨邊鄙校軍旅如此

雖大過猶將用之願陛下責大臣以求才諭臺諫以使

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四策既行而勿奪於

羣臣勿移於左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則社稷之危

庶乎可安矣

介所上疏未得其日按疏中論諸軍承受事而何溥等論介自遣銓曹蹤跡不安乃

效布衣上書以自誇耀則必介除吏部侍郎之後未罷諸軍承受之前也故參酌附九月末介遣吏部在八月

十二日丁巳罷諸軍承受在十月二日丙午

冬十月乙巳朔上始純吉服

丙午詔文武官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樞密

院官權綴東班惟親王使相請假則立西班又詔罷內侍官承受諸軍奏報文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奏司投進內三衙管軍仍許上殿先是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以官三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官使相並班知樞密院事上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轉對論其不可因及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等事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論此曹交通賄賂且寢如石顯之比於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三衙本隸密院祖



宗舊制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之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乞各為班著故有是命是日宰執進呈上曰今之承受即祖宗朝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前此亦嘗降詔戒約意謂空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此屢却諸將貢獻此事朕無

固必遂批旨行下

按紹興十一年五月丙辰已罷三宣撫司承受文字官者不知何時復置

當考存中明年二月甲寅罷殿銜

侍御史汪澈言楚州等處有捕獲

軍士盜販箭籥甲葉往外境者問其故云以軍中裒歛

無藝不得已而為是可謂借寇兵矣乞自今有係軍士  
即同兵器解赴樞密院根究來歷重作行遣仍將透漏  
去處郡守鐫降官資從之 言者論近屢有詔趣郎官  
以上舉縣令而四十大縣類差兩政闕皆數年人情豈  
肯舍近而就遠辭易而圖難况朝廷急於恤民若不可  
朝夕而用人之實乃在於數年之後又何以仰副陛下  
憂念元元之意望自今縣令未及考而因事罷去者並  
從朝廷以所薦官填闕俟其滿秩即令吏部已差下人

交承且使四方之民知朝廷不專為四十縣擇官亦所以廣德意於天下也從之

丁未起居舍人虞允文為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蓋思恭副之允文仍避金太祖諱權改名允及至金廷與館客者偕射一發中的君臣驚異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充賀大金生辰使武功大夫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蘇紳副之 尚書吏部郎中張闡為祠部郎中

兼建王府贊讀 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  
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  
無得蔽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  
詳敏上悅馬珙本朱倬所薦倬執政珙引嫌求去於是  
復有是命 感德軍承宣使致仕梁邦彥卒贈保寧軍  
節度使賜諡清節 右諫議大夫何溥言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起於行伍初無勞績狼戾少恩  
其在鎮江貪暴益甚號令不能服衆致其縱弛剝削居

民無所不至如頃歲奪陳桷家財汙辱其婦女州郡不敢捕有鶴林寺僧遭劫來訴寶斥去之曰汝輩但願常如今日太平無事實之軍律大抵如此日者其子除閭門祇候守臣鄭作肅往賀之寶曰我費錢三萬緡得此何足賀比朝廷調兵二百人往黃魚塚防海寶聲色俱厲終不肯差朝廷莫敢誰何

事見今年七月己卯

其慢上如此侵

漁百姓凌駕府縣詭名虛籍率多冒請房廊間架幾半於浙西田畝馬牛殆遍於淮上凡曰商販靡所不為凡

曰利源靡所不奪諸軍月有食錢總司多給闕子寶盡  
留之以償借貸雖油鹽茶菜之微亦皆抑配人人憤怒  
怨氣滿腹其剝下如此朝廷方講備邊之策正賴諸將  
協力鼓作士氣而寶之所為中外切齒其勢必將至於  
跋扈望明詔中外聲其慢上剝下之實竄之遠方別選  
賢將撫養士卒革去軍中回易掊克之習庶幾人人感  
恩樂為國用

戊申詔太尉知荆南府充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劉錡赴行在奏事以荆南駐劄前軍右軍統制李道兼  
權都統制朝廷將以錡代劉寶掌軍故有是命 右武  
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劉允升落階官為蘄州防  
禦使允升嘗副葉義問出使用戚里恩特遷之 右從  
政郎主管淮東榷場趙湑罷湑嘗從泗州守臣貸買石  
綠錢千餘緡踰年不償直故罷湑其所負比境錢先以  
庫金償之

己酉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馮方言臣聞道

路之言以為敵人將有叛盟之意臣謂議論定然後可  
以言措置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敗今欲和者在我制  
和者在彼若曰添歲幣則自罷權場以來彼之互市之  
所入歲以鉅萬計畧不顧惜議者謂添歲幣可以使之  
弭伏亦已踈矣若曰遣泛使則吾國勢未振將命往來  
不過謹守常議雖百輩何益若曰吾奉事之惟謹彼將  
有所不忍史冊所載小國之事強國其謹亦多矣豈以  
謹故不加兵哉臣愚以為敵人之必來如盛夏之必熱



願與心腹大臣日夜講求所以立國之道和則彼此安  
靜來則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報急而焦勞明日之報  
緩而閒暇所謂措置臣不知兩淮已有備否議者皆曰  
結民社矣夫民社者保聚可也應援可也輜重可也獨  
不可迎敵耳責之迎敵必如陝西弓箭手而後可行欲  
乞以見耕之田蠲其賦役率為畝二百而出一兵不可  
則三百又不可則四百足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如  
優焉大抵使為兵者常逸為民者常勞磨以歲月可使

有勇州縣所蠲一錢朝廷與之一錢不過損十萬可得萬兵縣官養萬兵歲不下百萬也雖然官軍不振則民兵不能自立不知兩淮已有兵否朝廷又以武臣典郡然所遣皆無兵馬雖韓彭何益臣愚乞以營田為名擇見管軍統制官之循良者全軍出守因令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莅民事然後命宿將中為軍民屬望可以附衆可以威敵者使兩淮營田如此則形勢強藩籬固欲守則守欲戰則戰敗則可以削走則可以誅矣

上方

此疏不得其日按日歷方以十月已酉而對故係於  
此蓋自今至明年十月已前別無館職對班故也

言者論國家之利莫盛於市舶比年商販日踈南庫之  
儲半歸私室蓋商賈之受弊有四官中之虧損有二舊  
法抽解十五之中汎取其一今十半之中盡擇良者向  
來舶賈率皆土人事力相敵初無攘奪相傾之患其後  
將帥貴近各自遣舟既有厚貲專利無厭商賈為之束  
手舊舶舟之行惟給符引財貨盈縮事止一身其後附  
以官錢或遇風濤人溺舟覆捕繫妻子籍產追償故海

濱之民冒萬死一生之利而得不償費人人失業於是私切相戒不敢發舟官司又追捕糾告而遣發之此四弊也舊海賈既多物貨山積故抽解所入不可以數計今權豪之家勢足自免縣官歲入坐損其半往歲土人入蕃之貨不過瓷器絹帛而已今權豪冒禁公以銅錢出海一歲所失不知其幾千萬此二損也市舶一司自唐以來恃此以為富國裕民之本今其弊至此願詔將帥貴近之家毋得歲發舶舟攘奪民利虧損國課仍詔

有司講究除去宿弊以便公私其於國計誠非小補戶

部奏復抽解舊法違者許商人陳訴應命官以錢物附

舶舟或遣人過海者依已得旨徒二年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勅廣

州見任官將錢物寄附綱首客旅過蕃收買物色依勅徒二年科罪

其發舶州軍毋得抑

勒仍檢銅錢出中國界條約行下從之

詔左太中大

夫沈調依舊為左中大夫調既以赦敘官而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論調所至賊汙狼籍罪當竄殛况調階官元

係中大夫蓋礙止法後除待制始得轉行今既奪其職

名安可引用常法敘官使之盡得從官恩數望特不轉行以為贓吏之戒故有是命

庚戌詔勲臣之家所留兵校皆以五分之一差破使臣不許差橫行正任人其使臣仍毋得過兩任先是張俊既薨其家奏留幹當墳莊等使臣五十六人仍並理為資任權給事中黃祖舜奏武臣待闕多者數年今端坐而食並無替期累資積考遂成崇秩則是悉力於王事者遠不逮之非所以張公室抑私門望詔有司為之限

制於是行下 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郤大  
受卒 夜雷作非時

辛酉翰林學士兼權戶部尚書洪遵言川蜀將士以宣  
撫司便宜遷補付身至吏部換給者吏多沮抑之將士  
冒犯矢石奮不顧身僅得一官至今二十餘年觸事拘  
礙僅同白身甚可憐憫望優與展限五年如小節不圓  
先次放行案後審會長貳郎官以時稽考取吏之沮難  
者痛治之仍榜諭諸軍使知前日補官不為虛文庶幾

異時緩急之間權時施宜可以取信從之 帶御器械  
幹辦皇城司王謙為賀大金生辰副使時蘇紳以病告  
故也

壬子敦武郎武鉅知叙州

癸丑左朝散郎丈之奇落致仕知簡州之奇既告老

事見

二十九年  
二月戊子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權吏部侍郎

李澗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丈復言之奇律已

庶臨政勤行業甚高年齒未及進退合義誠有可嘉宜



不遺踈遠起而用之以示朝廷褒崇庶退風勵末俗之意故有是命之奇固辭不起

乙卯尚書省勘會近據蔣濠州中到對境疾病事宜淮東即無報狀劄付右朝奉郎通判楚州權州事徐宗偃密切體訪有無虛實申省仍不下司先是蔣州守臣強友諒言諜報金主已死嗣主改元新德朝廷以未得淮東報命宗偃密伺之宗偃言昨九月二十六日據淮陰縣民社長趙僅所遣幹事人李成探到汴京修城拆換

廊廡等已錄白繳申又云金主遍身患大泡瘡移都初無定日本人不肯供寓此項亦已併於劄子內具稟繼聞徐文管押北通州海船前來海州又已密切差人前去地頭喚到彼處親信人當面詢問並無上件事宜於十月初七日入遞申覆所有對境疾病事昨曾有人稱說因患瘡不出別無考信不委虛實既而楚州守臣王彥融亦言得報金主果死自宿亳以北至燕京民間皆嘗鵜素宗偃獨以為不然

庚申左朝請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林安宅直秘閣為  
兩浙路轉運副使 左朝散郎趙不猷為荆湖北路轉  
運判官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入對論鎮江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十罪大畧謂寶減削軍食暗請錢  
糧多遣軍士於湖廣江西回易去歲鎮江火寶閉壁下  
令出救者死城中半為煨燼寶市物為苞苴皆刻剝置  
辦乃謂其下曰此官家教我置買近朝廷調兵戍黃魚  
塢終不肯從子士元除橫行人往賀之則曰用錢買來

何賀之有寶內藏不臣嘗公言曰前代帝王皆起於微賤此何等語又養閭李二道人使夜觀星象至五更則具錄以呈鎮江屢易守臣皆以寶故近又欲擊趙公侂

賴朱夏卿勸免

公侂知鎮江府夏卿淮東總領

奪婦人姓劉者女又笞

辱之今知人言籍籍乃因入覲載芑苴之物三十餘舟欲因為結納寶以專悍愚悞暴虐姦貪之資而有此十罪聞其在軍也偏裨屢諫而不從軍士含怒而莫訴使有緩急之事責其成功不亦難乎伏望因其來朝斥之

國門數千里之外投諸荒裔以禦魑魅別擇良將往肅  
軍旅

辛酉詔安慶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  
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可罷都統制添差福建  
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給真俸令臨安府差兵級五十人  
同本軍見隨行人前去之任仍放謝辭先是寶為諫官  
何溥所劾上乃召寶赴行在未至陳俊卿復奏其罪侍  
御史汪澈亦言寶無尺寸功而恭養滋久命令罕行朝

廷嘗調兵戍黃魚塚寶既不聽乃乞創招制勝軍三千

人

事見九月丙申

方命若此尚知戴天子之威乎寶嘗出緡錢

遣其軍校回易歲計三萬有奇猶以為鮮械諸囹圜梏

刻諸軍至有凍餒不能出門戶者望命有司議寶之罪

明正典刑以為人臣亂法壞紀者之戒故有是命 殿

中侍御史陳俊卿言任用人材乞畧小過上謂大臣曰

中間有顯過者若復進用却恐人言紛紛上又言賊汙

之吏不可復用蓋其天性貪墨使在州縣必難變革

右諫議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言吏部侍郎沈介陰險狡詐出於天資少年決科即登顯宦不歷州縣之勞不聞長老先生之說憑私臆決自以天下莫已若也昔在省闈用私意以庇族人按發之賊妄繳駁以快平時睚眦之怨凡所抑揚動有傳會自銓曹縱跡不安乃刺取朝廷欲行之事倡為已說欲自為功謂可以術籍臺諫之口至效布衣上書四騰副本以自誇耀蓋谷永專斥宮闈之比望賜竄殛以為欺世盜名之戒詔介罷吏部

侍郎免謝辭

介所上封事已見今年九月末

詔累降指揮沿淮禁戢

私渡及盜馬之人可令帥守加意戒約務在肅靜不得  
纖毫生事以稱謹守和好之意仍出榜曉諭

壬戌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劉錡為威武軍節  
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仍詔總領官同諸  
軍統制將日前非理除尅掬歛及應干私役日下改正  
諸軍所負回易錢具數以聞當議除放除劉寶私財還  
寶外餘並椿充軍須仍出榜曉諭 直敷文閣潼川府



路提點刑獄公事續感直顯謨閣知荆南府 右朝請

大夫淮南轉運判官王超知揚州上以許世安不勝任

故就用超 鎮南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荆

南府駐劄御前前軍右軍統制李道為荆南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

日歷道前銜猶帶鄂州右軍統制按道於今年四月庚午已改除不知何故

詔吉州刺史知閣門事幹辦皇城司劉伉令再任

癸亥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陳之淵為尚書吏

部員外郎 右朝散郎呂擢行大理寺丞 是日日方

中天無雲而有雷時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据撫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罷何以他為於是澈等相繼論之

乙丑左中大夫趙士彰卒

丙寅利州觀察使建康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鄭謙卒

丁卯權工部侍郎黃中兼權吏部侍郎 宣正大夫崇

信軍承宣使利州東路駐劄御前後軍統制權節制閬

州軍馬王喜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

已巳右朝請郎監高州在城鹽稅林一飛卒

庚午司農少卿張宗元充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壬申建武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許世安移兩浙西路秀州駐劄

癸酉詔舒和蘄黃州民戶附種田每歲收租四千八百餘石並特除放先是左朝奉大夫宋曉知蘄州代還言兩浙營田之法募民就耕官給牛種民輸子利殆非不

善也然應募者類非安土重遷之民多四方貧乏及惰於農者既無一定之志是以行之逾二十年未見成效又有司拘於已定種斛之數間有逃移人戶則均責鄰里督其子利謂之附種况一牛之斃則償於官今給於民者十有三年矣連歲以疫斃而不免輸租收牛之家逋亡則責輸於鄰里恐十餘年之後其病民有不可勝言者望究其實而蠲除之亦招來墾闢之一端也至是淮西安撫司奏如曉言乃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六